



了
菱
釋

八

13
3208
8 止



口 18
3208
8

荀子卷第二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倬 注

宥坐篇第二十八

此以下皆荀卿及弟子所引
記傳雜事故摠推之於末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春秋哀公三年桓
宮僖宮災公羊傳

曰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或
曰三桓之祖廟欹器傾欹易覆之器孔子問於守廟

者曰此為何器守廟者曰此蓋為宥坐之器宥與右
同言人

君可置於坐右以為戒也說苑作坐右或曰宥與侑
同勸也文子曰三王五帝有勸戒之器名侑注云
敬器也○今說苑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欹

作右坐見敬慎篇中則正滿則覆孔子顧謂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

而注之挹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孔子喟然而歎曰

嘉善謝氏

昭和八年二月五日
原川ヨシ子氏贈

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之以怯；乃撫字之誤，家語三恕篇作振世，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之道也。挹，亦退損之，猶言又損。

孔子為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為司寇而攝相也。朝謂聽朝也。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聞人，謂有名為人所聞也。孔子曰：居吾語女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

曰：順非而澤。心達而險，謂心通達於事而凶險也。辟，讀曰僻，醜，謂怪異之事。澤，有潤澤也。

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營眾。

強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營，為熒，眾惑眾也。強，剛愎也。反，是是非為是也。獨立，人不能傾之也。是以湯誅尹諧，文

王誅潘止，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韓子曰：太公封於齊，東海上有居士，狂裔華仕，昆弟二人，立議曰：吾

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而食之，掘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仕而事力，太公使執而殺之。以為首誅，周公從魯聞，急傳而問之曰：二子，賢者也。今日饗國，殺之何也。太公曰：是昆弟立議曰：不臣天子，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是望不得而使也。耕而食之，掘而飲之，無求於人，是望不得以賞罰勸

禁也。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誰為君乎？是以誅之。尹諧、潘止、付里、乙史、付事、跡、竝未聞也。○家語作管仲誅付乙、子產誅史何，注先王、宋本作夫王，無下民字。今據韓子外儲說右，上增正。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詩，鄆風，篇，悄悄，憂貌，愠，怒也。

孔子為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別。決也，謂不辨別其子之罪。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聞之，不說，曰：是老也，欺予。老，大夫之尊稱，春秋傳曰：語予曰：為國家必以孝。今般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慨然歎曰：嗚呼！上失之下，般之其可乎？不教其民。

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獄，犴，不治，謂法令不當也。獄字從二犬，象所以守者，犴，胡，慢，令，謹，誅，賊也。慢，與地，野，犬，亦善守，故獄謂之犴也。慢，令，謹，誅，賊也。慢，與謹，嚴也。賊，今，生，也，有，時，斂，也，無，時，暴，也。言，生，物，有，時，賊，害，人，也。是，陵，暴，也。○生，也，二，字，各，本，皆，脫，今，案，注，增。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即，就。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予

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書，康，誥，言，周，公，命，康，叔，使，之，心，不，使，任，其，喜，怒，也。維，刑，殺，皆，以，義，猶，自，謂，未，有，使，人，可，順，守，之，真，故，有，抵，犯，者，自，責，其，教，之，不，至，也。故先王既陳之以道，上先服之。服，行，也。謂，先，自，若，不，可，尚，賢，以，綦，之，若，不，可，廢，不，能，以，單，之。綦，極，也。謂，優，寵，也。單，盡，也。

蓋謂黜削單或為彈。○家語始誅篇作尚賢以勸之。又不可而後以威彈之。此注單或為彈。元刻作或為。彈與家。蔡三年而百姓往矣。百姓從化。極不過三年。語同。邪民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百姓既往。同。邪。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也。天子是庠。卑民不迷。詩小雅節南山之篇。氏。本也。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此之謂也。厲。抗也。試。亦。威而不用也。錯。置也。今之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如置物於地。不動也。其民迷惑而墮焉。則從而制之。是以刑彌繁。而邪不。勝。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陵遲故也。岸。崖也。負。重也。任。負車。任重之車。也。遲。慢也。陵遲。言丘陵之勢漸慢。

也。王肅云。陵遲。陂池也。○案淮南子。山以陵遲。故能。高陵遲。猶池。邈。陂陀之謂。此注與匡謬正俗。俱訓陵。為上。陵。數仞之牆。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而豎子馮。而游焉。陵遲故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潛焉。出涕。豈不哀哉。詩小雅大東之篇。所以陵遲。哀。其法度。墮壞。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詩鄘。雉之篇。○舊本連。子曰。伊稽首。不其有來乎。稽首。恭。上文。今案。當分段。子曰。伊稽首。不其有來乎。稽首。恭。有所不來者。為上。失其道。而人散也。若施。德化。使下人稽首。歸向。雖道遠。能無來乎。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

見大水必觀焉者是何。孔子曰。夫水大徧與諸生而無為也。似德。徧與諸生謂水能徧生萬物為其不有私其流也。卑下裾拘必循其理。似義。塊讀為卑。裾與為鉤曲也。其流必就卑下。或方或曲必循卑下之理。似義者無不循理也。說苑作其流卑下句。裾皆循其情義分然者也。文義舛訛。今案本書雜言篇訂正。其洗洗乎不涸盡似道。洗讀為混。混水至之貌。涸讀語作浩浩無屈。若有決行之。其應佚若聲響其赴百仞之谷不懼似勇。決行決之使行也。佚與逸同。奔逸者果於赴難也。主量必平似法。主讀為注。量謂阮受水之處。後過似有法。盈不求概似正。概平斗斛之木也。考工度者均平也。盈不求概似正。記曰。概而不稅言水盈。

滿則不待概而自平。如正淖約微達似察。淖當為綽。約柔弱也。雖至柔弱而侵淫通達於物。以出以入。以就鮮絜似善化。言萬物出入於水則必鮮絜似善化。以入鮮絜其萬折也必東似志。折繁曲也。雖東西南而必歸於東似有志不可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孔子曰。吾有恥也。吾有鄙也。吾有殆也。幼不能彊學。老無以教之。吾恥之。無才藝以去其故鄉。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吾鄙之。舊言平生之。與小人處者。吾殆之也。

孔子曰。如坳而進。吾與之。如丘而止。吾已矣。今學會。

未如朮贅則具然欲為人師朮贅結肉莊子曰以生為負贅懸朮音尤具

然自滿足之貌也○此條舊不提行今案當分段下兩條同

孔子南適楚厄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糗

糗與糝同蘇覽反弟子皆有飢色子路進問之曰由聞之為

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累

德積義懷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隱也隱謂窮約孔子曰

由不識○家語在厄篇吾語女女以知者為必用邪

王子比干不見剖心乎女以忠者為必用邪關龍逢

不見刑乎○逢字從元刻與家語同宋本作逢誤女以諫者為必用邪

吳子胥不磔姑蘇東門外乎磔車裂也姑蘇吳都名也夫遇不遇

者時也。賢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多

矣。由是觀之。不遇世者眾矣。何獨丘也哉。且夫芷蘭

生於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之學。非為通也。不

求為窮而不困。憂而意不衰也。知禍福終始而心不

惑也。皆為樂命夫賢不肖者材也。為不為者人也。為善

善在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

時。雖賢其能行乎。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君子博學

深謀。脩身端行。以俟其時。孔子曰。由。居吾語女。昔晉

公子重耳。霸心生於曹。重耳晉文公名。公過曹。曹其

公聞其駢脅。使其裸浴。薄而

觀之。公因此激越王句踐。霸心生於會稽。謂以甲盾

怒而霸心生也嘉善謝氏

也。會稽齊桓公小白霸心。生於莒。奔莒。莒亦為所不禮。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佚者。志不廣。奔竄也。逸者。常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夫桑落九月時也。露居此樹之下。○正文桑落之下。下。宋本有乎哉二字。今案。可省。

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舊本不提行。出而問於孔子。曰。鄉者賜觀於太廟之北堂。吾亦未輟。還復瞻被。

九蓋皆繼。被有說邪。匠過絕邪。北堂。神主所在也。輟。誤耳。被皆當為彼。蓋音盍。戶扇也。皆繼。謂其材木斷絕相接繼也。子貢問北堂皆繼。彼有說邪。匠過誤。而遂絕之邪。家語作北蓋皆斷。孔子曰。太廟之堂亦。

嘗有說。言舊曾說。官致良工。因麗節文。良致極也。官致。今則無也。良工。謂初造。

太廟之時。官極其良工。工則因隨其木之美麗。節文而裁制之。所以斷絕家語。作官致良工之匠。匠致良材。盡其功。巧。非無良材也。蓋曰貴文也。非無良材者。蓋貴文也。蓋明夫子之博識也。此。

子道篇第二十九

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弟與悌同。謂上順下篤。人之

中行也。上順從於君父。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

之大行也。若夫志以禮安。言以類使。則儒道畢矣。志

於禮。不妄動也。言發以類。不怪說也。如此則儒

者之道畢矣。○言以類使。元刻作言以類接。雖舜

不能加毫末。於是矣。孝子所以不從命。有三。從命則

親危。不從命則親安。孝子不從命。乃衷。衷善也。謂善

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榮孝子不從命乃義從命則禽獸不從命則脩飾孝子不從命乃敬從命則陷身於禽獸之行不從命則使親為脩飾君子不從命是乃敬親故可以從而不從是不子也。未可以從而從是不衷也。明於從不從之義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慤以慎行之則可謂大孝矣。傳曰：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此之謂也。故勞苦彫萃而能無失其敬彫傷也萃與頽同雖勞苦彫萃不敢解惰失敬也災禍患難而能無失其義則不幸不順見惡而能無失其愛不幸以親而見惡也非仁人莫能行。詩曰：孝子不匱此之謂也。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

三問孔子不對不敢違哀公之意故不對○舊本孔子趨出以語子貢曰鄉者君問丘也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而丘不對賜以為何如子貢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命貞矣夫子有奚對焉有讀為孔子曰：小人哉賜不識也。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毀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為不義故子從父奚子孝臣從君奚臣貞審其所以從之之謂孝之謂貞也審其可不可從則不從也家語三恕篇四人作七人三人作五人二人作三人未句作夫能審其所從之謂孝荀子道篇 嘉善謝氏

之謂質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播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無孝之名何也樹藝播種耕謂手足

勞也丁皮反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遜與色

不順與古之人有言曰衣與繆與不女聊繆與繆與與繆與繆與

聊賴也言雖與之衣而紕繆不精則不聊賴於汝也

或曰繆也言雖衣服我而繆我而不聊賴於汝也

不賴汝也韓詩外傳作衣子教子家語云人與已不

順欺也王肅云人與已事實相通不相欺也皆與此

不同○案今外傳九作衣歟食歟曾不爾即即疑聊

之訛此云教子疑是飲子之訛今家語困誓篇作人

與已與不汝欺與今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

以養其親無此三者則何以爲而無孝之名也孔子

曰由志之吾語女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

無力也勢不可也國士一國故入而行不脩身之罪

也出而名不章友之過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

賢何爲而無孝之名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孔子曰吾不

知也練小祥也禮記曰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子

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禮禫而牀也子

路出謂子貢曰吾以夫子爲無所不知夫子徒有所

不知子貢曰女何問哉子路曰由問魯大夫練而牀

禮邪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將爲女問之子貢

問曰練而牀禮邪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

子路曰練而牀禮邪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

女謂夫子為有所不知乎。夫子徒無所不知。女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懼於訕上

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裾裾何也。裾裾衣服盛貌說苑

作襟襟也。見說苑雜言篇。又案韓詩外傳三。作疏。疏家語三。恕篇。作倨倨。昔者江出於

嶧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江之津也。不

放舟。不避風。則不可涉也。放讀為方。國語曰。方舟設

注說苑作方舟。方。詩曰。方之。非維下流水

多邪。維與唯同。言豈不以下流水多。故人畏之邪。言

今說苑作非唯。下。今女衣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

孰肯諫女矣。充盈。由。告之畢。又呼其名。丁寧之也。子路趨而出。改

服而入。蓋猶若也。猶若。舒和之貌。禮記孔子志之

吾語女。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色。年而有能者小

人也。奮振衿也。色。知謂所知見於顏。故。吾子知之曰

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

能。行之至也。皆在不。言要則知。行至則仁。既知曰仁

夫惡有不足矣哉。

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知者

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士者。能子

貢入。子曰。賜。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對曰。知者知

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顏淵入。子曰。回。知

者若何。仁者若何。知者皆讀為智顏淵對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明君子矣。
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君子其未得也。則樂其意。樂其為治之意既已得之。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者。其未得也。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

法行篇第三十 禮義謂之法。所以行之謂之行。行下孟反。此篇舊本皆不提行。今各案

其文義分之公輸不能加於繩。聖人莫能加於禮。公輸魯巧人名。班雖至巧。繩墨

之外亦不能加也禮者。眾人法而不知。聖人法而知之。眾人之禮。可以為法。而不知其義者也
曾子曰。無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無禁辭也。內人之疏。為內。以親為外。家語曰。不比於親。而比於疏者。不亦遠乎。韓詩外傳作無內疏。而無外親也。今家語亦遠乎。韓詩外傳作不比於數。而比於數。無身不善。而怨人。無刑疎。不亦遠乎。說苑亦作數字。無身不善。而怨人。無刑
已至而呼天。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不亦遠乎。謂失之遠矣。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乎。反謂乖悖。刑已至。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涓涓源水。不澌不塞。穀已破碎。乃大其輻。事已敗矣。乃重大息。其云益乎。源水。水之泉源也。輻。壯大其輻也。重大息。嗟嘆之甚也。三者皆言不愼。其初追悔無及也。此所引詩。逸詩也。

荀子 卷二十一 法行篇 十一 嘉善謝氏

曾子病。曾元持足。曾子曰：元志之。吾語汝。曾元曾子之子也。

大戴禮作曾元抑首。曾華抱足。夫魚鼈鼃鼉猶以淵為淺，而堀其中。堀與窟同。鷹鳶猶以山為卑，而增巢其上。及其得也，必以餌。故君子苟能無以利害義，則恥辱亦無由至矣。

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珉石之似玉者。為夫玉之少而珉之多邪？孔子曰：惡。賜是何言也。惡音烏。猶言烏謂此義也。夫君子豈多而賤之，少而貴之哉？

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溫潤而澤，仁也。鄭康成云：色真栗而理知也。似智者處事堅固。又有文理也。堅剛而不屈義也。直不回也。剛廉而不剡行也。剡傷也。雖有廉稜而不傷物，似有德。

行者，不折而不撓，勇也。雖摧折而不撓。適並見。似

傷害人之病也。適玉之美。澤調適之處也。取適並見。似不匿其情者也。禮記曰：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

扣之，其聲清揚而遠聞，其止輟然，辭也。扣與叩同。似言則人樂聽之。言畢更無繫辭也。禮記有辭辨言發作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屈然樂也。故雖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雕雕謂雕飾文采也。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此之謂也。引之喻君子比德。

曾子曰：同遊而不見愛者，吾必不仁也。仁者必能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長也。不長厚故。臨財而不見信者，吾必不信也。廉潔不三者，在身易，怨人者窮。怨天者無識。無識不知失之已，而反諸人，豈不

亦迂哉

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南郭惠子未詳其姓名蓋居南郭因以為號莊子有南郭子綦夫子

孔子也雜謂賢不肖相雜而至○尚書大傳略說作東郭子思說苑雜言篇作東郭子惠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

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隳楛之側多

枉木。是以雜也。

君子有三加。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

親不能報。有子而求其孝。非恕也。報孝養也詩曰欲報之德有兄

不能敬。有弟而求其聽。令非恕也。士明於此三恕。則

可以端身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思。而不可不思也。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無思也。無門人有而不施窮無與也窮乏之時是故君子少思長則學老思死則教有無所往託思窮則施也。

哀公篇第三十一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欲論吾國之士。與之治國。敢

問。何如取之邪。舊本脫取字今據大戴禮孔子對哀公問五義家語五儀解增孔子對

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志記識也服古

之服猶若夫子服逢舍此而為非者不亦鮮乎此謂哀公曰。然則夫章甫絢履。紳而搢笏者。此賢乎。章甫

也嘉善謝氏

殷冠王肅云。絢謂履頭有拘飾也。鄭康成云。絢之言拘也。以為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履頭。紳大帶也。搢笏於紳。孔子對曰。不必然。夫端衣玄裳。綽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端衣玄裳。即朝玄端也。綽與冕同。鄭云。而廣幅。是廣袤等也。其祛尺二寸。大夫已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焉。則袂三尺三寸。祛尺八寸。路王者之車。亦車之通名。舍人注。爾雅。斬衰菅屨。杖而啜粥者。志不在於酒肉。儀禮喪服。曰。斬者何。不緝也。衰注。喪服云。上曰衰。下曰裳。當心前有衰。後有負板。左右有緝。領孝子哀戚無不在也。菅。菲也。此言服被於外。亦所以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制其心也。

舍此而為非者。雖有不亦鮮乎。哀公曰。善。

孔子曰。人有五儀。言人之賢愚。觀其儀法有五也。有庸人。有士。有君。

子。有賢人。有大聖。哀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庸人矣。孔子對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心不知色色。色。謂以己色觀彼之色。知其好惡也。論語曰。色斯舉矣。○大戴禮作志不邑邑。不知選賢人善士。託其身焉。以為己憂。不知託賢。但勤行。不知所務。止交。不知所定。非。謂接於物。皆言不能辨。是韓詩外傳。四。曰。選擇於物。不知所貴。不知可從。物如皆作止立。曰。選擇於物。不知所貴。不知可從。物如流。不知所歸。蕩而不返也。五鑿為正。心從而壞。如此。則可謂庸人矣。鑿。竅也。五鑿。謂耳目鼻口及心之竅也。言五鑿。雖似於正。而其心已從外物所誘。而壞矣。是庸愚之人也。一日。五鑿。五情也。莊子曰。六鑿相讓。司馬彪曰。六情相讓。奪。韓詩外傳。作五藏為正也。○案。大戴禮。作五鑿為政。哀公曰。善。敢此正字。義當與政同。古通用。注似非。

哀公篇 嘉善謝氏

問何如斯可謂士矣。孔子對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道術，必有率也。雖不能徧美善，必有處也。率，循也。雖不能盡，徧必循處其一隅，是故知不務多，務審其所知。論語曰：言有所執守也。是故知不務多，務審其所知。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言不務多，務審其所謂。止於辨明，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由從也，謂不從不正之道，故知既已知之矣。言既已謂之矣，行既已由之矣，則若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言固守所見，如愛其性命，肌膚之不可移易者也。故富貴不足以益也，卑賤不足以損也。皆謂志不可奪。如此則可謂士矣。士者，善於任事，可以入官也。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之君子矣。孔子對曰：所謂君子者，言忠信而心不德。

不自以仁義在身而色不伐，思慮明通而辭不爭，故為有德。仁義在身而色不伐，思慮明通而辭不爭，故猶然如將可及者，君子也。猶然，舒遲之貌。所謂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家語作油然。王肅曰：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賢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賢人者，行中規繩而不傷於本，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也。所謂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富有天下而無怨財，富有天下而無怨言。雖富有天下而無蘊畜私財也。家語作無宛，禮記曰：事大積焉而不苑，古蘊苑通。此因誤為怨字耳。布施天下而不病貧。言廣施德澤，子惠困窮，使家給人足，而上不憂貧乏，所謂百姓與足，君孰不足。○注末二句與富國篇同。宋本如此則可謂賢人矣。乃從今論語本當出後人所改。如此則可謂賢人矣。賢者，亞聖之名。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大聖矣。說文云：賢，多也。哀公篇

孔子對曰。所謂大聖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辨
乎萬物之情性者也。辨別萬物之情性也。大道者。所以變化遂
成萬物也。情性者。所以理然不取舍也。辨情性乃能理是非之取
舍。而是故。其事大辨乎天地。其事謂聖人所理化之
之別。萬物明察乎日月。聖人之明察如日月。摠要萬物於風雨
各使區分。明察乎日月。摠要猶統領也。風以動之。雨以潤之。言辨別萬事如天地
摠要。猶統領也。風以動之。雨以潤之。言辨別萬事如天地
之。言統領萬物如風雨之生成也。繆繆肫肫。其事不
可循。繆繆當為膠。相加之貌。莊子云。膠膠擾擾。肫與肫
錯雜。膠膠。肫肫。然爾雅云。肫肫。亂也。言聖人治萬物
不能循。膠膠。肫肫。然爾雅云。肫肫。亂也。言聖人治萬物
也。言聖人如天之繼。百姓淺然。不識其鄰。姓淺見不
嗣。眾人不能識其意。百姓淺然。不識其鄰。姓淺見不
能識其所近。況能識其深乎。所謂日淺然。大戴作淡。然若此。則可謂大
用而不知者也。○淺然。大戴作淡。然若此。則可謂大

聖矣。哀公曰善。

魯哀公問舜冠於孔子。孔子不對。哀公不問舜德。徒問其冠。故不對也。

三問不對。哀公曰。寡人問舜冠於子。何以不言也。孔

子對曰。古之王者。有務而拘領者矣。其政好生而惡

殺焉。務。讀為冒。拘。與句同。曲領也。言雖冠衣拙朴。而

皇時也。鄭康成注云。言在德不在服也。古之人。衣上有冒。而句

鳳在列樹。麟在郊野。鳥鵲之巢。可俯而窺也。君不此

問。而問舜冠。所以不對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
之手。寡人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

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曰：君之所問，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知之？美大其問，故曰：非吾子無所聞之也。孔子曰：君入廟門而右，登自阼階，仰視榑棟，俛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亾，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而不至矣。謂祭祀時也。昨與昨同，榑亦椽也。哀將焉而不至矣。不至，言必至也。○正文將焉，下元刻有而字。下三句並同，而當訓為能。○若以為衍，不應四句皆誤。○初曉尚暗之時，平明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焉而不至矣。君平明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末庭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焉而不至矣。諸侯之子孫謂奔亾至魯而仕者，自平明至日昃，在未庭而脩臣禮，君若思其

勞則勞可知也。以喻哀公亦諸侯之子。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四郊，亾國之虛，則必有數益焉。虛，讀為墟。猶言蓋有數焉。倒言之耳。新序作亾國之虛，列必有數矣。○數蓋猶言數區也。魯有少皞氏之虛，大庭氏之庫。君以此思懼，則懼將焉而不至矣。且丘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焉而不至矣。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紳委章甫，有益於仁乎？紳，大帶也。委，委也。所

貌。周之冠也。章甫，殷冠也。鄭注：儀禮云：委安也。所以安正容貌，章表明也。殷質言所以表明丈夫也。孔子蹴然曰：君號然也。莊子音義：崔譔云：蹴然，變色貌。語作君資衰，苴杖者不聽樂，非耳不能聞也。服使然，胡然也。

也。資與齊同。其竹也。其黼衣黻裳者，不茹葷，非口

不能味也。服使然也。黑與青為黻。禮祭也。白與黑為黼。司服云：玄冕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且丘聞之，好

肆，不守折，長者不為市竊，其有益與其無益，君其知之矣。

之矣。好喜也。言喜於市肆之人，不使所守貨財折耗。而長者亦不能為此市井盜竊之事。長者不為

好肆則不折也。人為市估之行，則不守折。人為長者

察其有，則亦不為市買之事。竊字屬下句。魯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之術，取人孔子對曰：無

取健之，健，羨也。無取，對不詳家語作無取，或曰捷，給，鉗人之口。

取鉗，鉗，下作無取，解作無取，或曰捷，給，鉗人之口。

取鉗，鉗，下作無取，解作無取，或曰捷，給，鉗人之口。

取鉗，鉗，下作無取，解作無取，或曰捷，給，鉗人之口。

取鉗，鉗，下作無取，解作無取，或曰捷，給，鉗人之口。

取鉗，鉗，下作無取，解作無取，或曰捷，給，鉗人之口。

取鉗，鉗，下作無取，解作無取，或曰捷，給，鉗人之口。

取鉗，鉗，下作無取，解作無取，或曰捷，給，鉗人之口。

取鉗，鉗，下作無取，解作無取，或曰捷，給，鉗人之口。

取鉗，鉗，下作無取，解作無取，或曰捷，給，鉗人之口。

取鉗，鉗，下作無取，解作無取，或曰捷，給，鉗人之口。

取鉗，鉗，下作無取，解作無取，或曰捷，給，鉗人之口。

取鉗，鉗，下作無取，解作無取，或曰捷，給，鉗人之口。

取鉗，鉗，下作無取，解作無取，或曰捷，給，鉗人之口。

取鉗，鉗，下作無取，解作無取，或曰捷，給，鉗人之口。

取鉗，鉗，下作無取，解作無取，或曰捷，給，鉗人之口。

取鉗，鉗，下作無取，解作無取，或曰捷，給，鉗人之口。

取鉗，鉗，下作無取，解作無取，或曰捷，給，鉗人之口。

取鉗，鉗，下作無取，解作無取，或曰捷，給，鉗人之口。

取鉗，鉗，下作無取，解作無取，或曰捷，給，鉗人之口。

取鉗，鉗，下作無取，解作無取，或曰捷，給，鉗人之口。

取鉗，鉗，下作無取，解作無取，或曰捷，給，鉗人之口。

取鉗，鉗，下作無取，解作無取，或曰捷，給，鉗人之口。

取鉗，鉗，下作無取，解作無取，或曰捷，給，鉗人之口。

取鉗，鉗，下作無取，解作無取，或曰捷，給，鉗人之口。

取鉗，鉗，下作無取，解作無取，或曰捷，給，鉗人之口。

定公問於顏淵曰東野子之善馭乎東野氏也馭與御同○案家語
顏回篇作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此脫子亦聞三字又子之當作之子顏淵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失讀為逸奔也下同家語作馬將佚也定公不悅
 入謂左右曰君子固讒人乎三日而校來謁曰東野畢之馬失校人掌養兩驂列兩服八廐兩驂兩服之中外馬列與裂同謂外馬定公越席而起曰趨駕召顏淵顏淵至促速也定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吾子曰東野畢之馭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不識吾子何以知之顏淵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舜巧於使民而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窮其馬是舜無失

民造父無失馬也○新序家語是下皆有以字今東野畢之馭上車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銜體銜與馬體也步驟馳騁朝禮畢矣謂調習其馬或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猶求馬不已是以知之也定公曰善可得少進乎更請少進其說顏淵對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

堯問篇第三十二○舊本唯末一段提行今各案其文義分之
 堯問於舜曰我欲致天下為之奈何欲致天下未歸故對曰執一無失行微無怠忠信無勸而天下自來執一專一意也行微行細微之事也言精執一如天地如天

專不怠而天下自歸不必致也嘉善謝氏

變易行微如日月日月之行人所不見似於細微安時也徐然而無怠止之時也○元刻作
安徐而出忠誠盛於內賁於外形於四海賁飾也禮記無然字
曰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天下其在一隅耶夫有何胖故君子必誠其意也
足致也夫物在一隅者則可舉而致之今有道天
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武侯夫畢萬之後吳起進曰亦嘗有以楚莊王之語聞於
左右者乎武侯曰楚莊王之語何如吳起對曰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問曰王朝而有憂色何也巫臣楚申邑大夫也莊王曰不穀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是以憂也其在申歸之言也中歸

與仲虺同曰諸侯自為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湯左相也
存自為謀而莫己若者疑謂博聞達識可決疑惑者今以不穀之不肖而羣臣莫吾逮吾國幾於亾乎是以憂也楚莊王以憂而君以意武侯遂巡再拜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振舉
伯禽將歸於魯伯禽周公子成王封為魯侯將歸謂初之國也周公謂伯禽之傅曰汝將行盍志而子美德乎將行何不忘記汝
我對曰其為人寬好自用以慎寬寬弘也自用好自
此三者其美德已周公曰嗚呼以人惡為美德乎君子好以道德故其民歸道君子好以道德教人故其民歸道者衆非謂寬弘也
堯問篇
嘉善謝氏

彼其寬也。出無辨矣。女又美之。彼伯禽既無道德但務寬容此乃出於善

惡無別。汝何以爲美也。孔子曰。彼其好自用也。是所寬則得衆。亦謂人愛悅歸之也。

以窶小也。窶無禮也。彼伯禽好自用而不諮詢。是乃無禮驕人而器局小也。書曰。自用則小。尚書大傳曰。是其好自用也。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知如士。不與士爭知。士謂臣下掌事者。不爭言委任。

彼爭者。均者之氣也。女又美之。好自用則必不委任。而與之爭事。爭事乃均敵者尚氣之事。非大君之量也。

彼其慎也。是其所以淺也。彼伯禽不廣接士。適所以自使知識淺近也。聞之曰。無越踰不見士。周公問之。謂過一日也。○曰。宋本作日。注過一日。語疑有誤。觀下所云。則士皆有等。勿因下士與已踰等而不見也。越踰則越踰者。過士所應得之分云耳。見士問曰。無

乃不察乎。懼其壅蔽。故問無不聞。即物少至少。至則淺。物事也。不見士則無所聞。無所聞則所知。彼淺者。賤人之道也。女又美之。吾語女。我文王之爲子。爲文子。武王之爲弟。成王之爲叔父。周公先成王薨。未定也。子乃後人。吾於天下不賤矣。然而吾所執贄而見者。所加耳。

吾於天下不賤矣。然而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周公自執贄而見者十人。禮見其所尊敬者。雖君亦執贄。故哀公執贄。請見周豐。鄭注尚書大傳云。十人公卿之中也。三十人。羣大夫之中也。百人。羣士之中也。○羣大夫羣士。舊本互易。誤。今大傳本亦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禮臣見君則不還贄。敵者訛。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不敢當則還之。禮尚往來也。士相見禮曰。主人復見之。以其贄曰。歸者。吾子辱使某見。請還贄於將命者。鄭康成云。贄者。所執以至此也。君子見於所尊敬。必貌執之士者。百有餘人。待也。執贄以將其厚意也。

以禮貌接待之。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謂卑賤之士。恐其言之不盡。周公先請其畢辭也。說苑曰。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所執贊而師見者十人。所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千人。朝者萬人也。○注。衍十人所見者五字。說苑無敬。於是吾僅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於是千百人之中。僅得三士者。亾於十人。與三十人中。乃在百人。與千人之中。十人與三十人。雖百人。千人。然後乃得三人。以明接士不廣。無由得賢也。故上士吾薄為之貌。下士吾厚為之貌。既無執贊之禮。懼失賢士之心。故厚加謹敬也。人人皆以我為越踰好士。然故士至。人不知則以為為越踰。然士亦以十至而後見物也。見物然後禮貌之。故而至也。

知其是非之所在。戒之哉。女以魯賤。驕人幾矣。幾危也。周公言我以天下之貴。猶不敢驕士。夫仰祿之士。猶可汝。今以魯國之小。而遂驕人危矣。夫仰祿之士。猶可驕也。仰。魚亮反。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彼正身之士。舍貴而為賤。舍富而為貧。舍佚而為勞。顏色黎黑。而不失其所。黎。讀為梨。謂面色如凍梨之色也。是以天下之紀不息。文章不廢也。賴。守道之士。不苟徇人。故得綱紀文章常存也。○尚書大傳。作是以文不滅。而章不敗也。語曰。繪丘之封人。繪。與鄆同。鄆。丘。故國。封人。掌疆界者。漢書地理志。繪縣。屬東海也。見楚相孫叔敖。曰。吾聞之也。處官久者。士妒之。祿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楚之士民。何也。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瘡卑。每

益祿而施瘡博位滋尊而禮瘡恭○瘡與愈同是以元刻即作愈不得罪於楚之士民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為人下而未知也下謙下也子貢問欲為人

其益也孔子曰為人下者乎其猶土也深掘之而得

甘泉焉故掘也樹之而五穀蕃焉草木殖焉禽獸育

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息為人下者其

猶土也

昔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萊不用子馬而齊并之

宮之奇虞賢臣諫不從以其族行子馬未詳其姓名左氏傳曰襄二年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與子路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又六年齊侯伐萊萊人使王湫帥師及正與子軍齊師齊師大敗之遂滅萊或曰正

與子字子馬其不用未聞說苑諸御已諫楚莊王曰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萊不用子猛而齊并之據年代齊滅萊在楚莊王後未詳諸御已之諫也○紂諸御已舊本訛作諸御已今據說苑正諫篇改正紂刳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不親賢用知故身死國亾也

為說者曰孫卿不及孔子是不然孫卿迫於亂世鱗於嚴刑上無賢主下遇暴秦禮義不行教化不成仁者紂約天下冥冥行全刺之諸侯大傾當是時也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故君上蔽而無觀賢人距而不受然則孫卿懷將聖之心○懷將聖今訂正蒙佯狂之色視天下以愚詩曰既明且哲以

保其身此之謂也。是其所以名聲不白，徒與不眾，光輝不博也。今之學者，得孫卿之遺言，餘教足以為天下法式表儀，所存者神，所過者化。韻過化一韻，此句中之韻也。觀其善行，孔子弗過，世不詳察，云非聖人，柰何！天下不治，孫卿不遇時也。德若堯禹，世少知之，方術不用，為人所疑，其知至明，循道正行，足以為紀綱。與上紀綱，舊本誤倒。嗚呼！賢哉，宜為帝王。天地不知善，桀紂殺賢良，比于剖心。孔子拘匡，接輿避世，箕子佯狂，田常為亂，闔閭擅強，為惡得福，善者有殃。今為說者，又不察其實，乃信其名，時世不同，譽何由

生不得為政功，安能成志，脩德厚孰謂不賢乎。自為說者

已下荀卿弟子之辭

荀卿新書三十二篇。○案宋本新書下有二十二卷三字，或疑是二十卷，皆非也，但作

三十二篇為是，今本漢書藝文志作三十三篇，誤也。

勸學篇第一

脩身篇第二

不苟篇第三

榮辱篇第四

非相篇第五

非十二子篇第六

仲尼篇第七

成相篇第八

儒效篇第九

王制篇第十

富國篇第十一

王霸篇第十二

君道篇第十三

臣道篇第十四

致仕篇第十五

議兵篇第十六

強國篇第十七

天論篇第十八

正論篇第十九

樂論篇第二十

解蔽篇第二十一

正名篇第二十二

禮論篇第二十三

宥坐篇第二十四

子道篇第二十五

性惡篇第二十六

法行篇第二十七

哀公篇第二十八

大略篇第二十九

堯問篇第三十

君子篇第三十一

賦篇第三十二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復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皆以定殺青簡書可繕寫孫卿趙人名况方齊宣王威王之時

○案史記威王在宣王之前風俗通窮通篇作齊威宣王之時

是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之若鄒衍田駢淳于髡之屬甚眾號曰列大夫皆世所稱咸作書刺世是時

孫卿有秀才年五十始來游學

○案史記亦作年五十一誤當從風俗通作

孫卿善為詩禮易春秋至齊襄王時孫卿最為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孫卿三為祭酒焉齊人或讒

孫卿孫卿

○宋本不重今據史記補乃適楚楚相春申君以為蘭陵令人或謂春申君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孫

卿賢者也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之孫卿去之趙後客或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

荀子

卷二十一 敘

嘉善謝氏

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卿天下賢人所去之國。其不安乎。春申君使人聘孫卿。○案楚策四韓詩外傳四聘俱作請孫卿遺春申君書刺楚國。因為歌賦。以遺春申君。春申君恨復固。謝孫卿。孫卿乃行。復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孫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宋本脫已字今據史記補及韓非號韓子。又浮丘伯皆受業。為名儒。孫卿之應聘於諸侯。見秦昭王。昭王方喜戰伐。而孫卿以三王之法說之。及秦相應侯。皆不能用也。至趙。與孫臏議兵。趙孝成王前。孫臏為變詐之兵。孫卿以王兵難之。不能

對也。卒不能用。孫卿道守禮義。行應繩墨。安貧賤。孟子者亦大儒。以人之性善。孫卿後孟子百餘年。孫卿以為人性惡。故作性惡一篇。以非孟子。蘇秦張儀以邪道說諸侯。以大貴顯。孫卿退而笑之曰。夫不以其道進者。必不以其道亾。至漢興。江都相董仲舒亦大儒。作書美孫卿。○案至漢興以下十七字似不當在此應在下文蓋以法孫卿也句下孫卿卒不用於世。老於蘭陵。疾濁世之政。亾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乎巫祝。信機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宋本無亂俗二字從史記增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箸數萬言。而卒葬蘭陵。而趙亦有

公孫龍為堅白同異之辨。處子之言。○案史記作劇

應邵氏姓注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盧

子芋子皆箸書。○案宋本盧作廬古可通用今從史

日吁音芋別錄作芋子今吁亦如字也又案漢書藝

文志有芋子十八篇云名嬰齊人師古云芋音弭與

此又然非先王之法也。皆不循孔氏之術。唯孟軻孫

卿為能尊仲尼。蘭陵多善為學。蓋以孫卿也。長老至

今稱之曰蘭陵人。喜字為卿。蓋以法孫卿也。孟子孫

卿董先生皆小五伯以為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皆羞

稱五伯。如人君能用孫卿庶幾於王。然世終莫能用

而六國之君殘滅秦國大亂卒以亾。觀孫卿之書其

陳王道甚易行。疾世莫能用。其言悽愴甚可痛也。嗚

呼使斯人卒終於閭巷而功業不得見於世。哀哉。可

為竇涕。其書比於記傳。可以為法。謹第錄。臣向昧死

上言。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孫卿書

錄。

將仕郎守祕書省著作佐郎充御史臺主簿臣王子韶同校
朝奉郎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臣呂夏卿重校

荀子卷第二十

江戶片山格校字

荀子校勘補遺

卷一

勸學篇。南方有鳥焉，節注說苑。客謂孟嘗君曰：鷦鷯巢於葦苕，箸之以髮。案說文有箸無著，箸但訓飯歛，無形著及繫著義。或本有著字而誤脫，亦未可知。然古書如周語大夫士日恪位箸，卽位著也。列子仲尼篇形物其箸以箸爲著明也。趙策智伯曰：兵箸晉陽三年矣，以箸爲傅著也。世說新語一書皆以箸爲著，以故六書正譌謂箸字多有假借用者，別作著。非今校此書，凡宋本作著者，仍之。其他卷作著字者，

即不改。非必古之盡。是而今之皆非。以待夫通人之
 自擇焉耳。所引說苑見善說篇。作著之髮毛。建之女
 工不能為也。末句作其所託者使然也。餘與此同。
 蘭槐之根。是為芷。其漸之滫。注滫。溺也。案高誘注。
 淮南人間訓云滫。臭汁也。意亦相近。
 終乎讀禮。注禮。謂典禮之屬也。典禮疑當是曲禮
 之誤。
 脩身篇。莫神一好注。一好謂好善。不怒惡也。案
 俗本。不怒惡作不好惡。今從宋本作怒。元李冶古今
 註所引正同。

其遠思也早。遠思疑當是遠患。

卷二

不苟篇。擬於舜禹。宋本各舊本俱作禹舜。今從

元刻。

其誰能以己之漹。漹注漹。盡。謂窮盡。明於事。案漹
 盡也。本說文此脫也。字。

榮辱篇。孝弟原慤。鞫錄疾力。以敦比其事業。注鞫。
 與拘同。拘錄。謂自檢束也。案淮南子主術訓人之
 性。莫貴於仁。莫急於智。兩者為本。而加之以勇力。辨
 慧捷疾。劬錄。正與此鞫錄疾力。語相似。鞫錄。蓋勞身

苦體之意孝弟原慤以行言翰錄疾力以事言楊訓為拘錄非也

君子安雅注正而有美德者謂之雅詩曰弁彼鸞斯歸飛提提雅鳥也案楊引詩之意當以提提為安

舒之貌與魏風好人提提之義同鄭注禮記檀弓吉事欲其折折爾云折折安舒貌詩云好人提提蓋折折與提提音義竝同鳥之飛以安舒而得雅名故舉以為況然亦太迂曲矣

故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注道語謂非常之事取以自比也注道語下當有也怪二字文脫耳

陋者俄且備也注備與攔同猛也方言云晉魏之間謂猛為攔陋者俄且備言鄙陋之人俄且矜莊有威儀也案注陋者俄且備之上當本有或曰二字

卷三

仲尼篇信而不忘處謙各本無忘字惟宋本有作不忘處謙下解未嘗不可通但注讀謙為嫌云不處嫌疑間則忘字衍當去之

卷四

儒效篇內不自以誣外不自以欺注不自欺入案宋本作內不自以誣外外不自以欺內但與注不

令。云能則必為亂注云能自言其能。案楊氏注非十
 二子篇無能而云能下即作此語固當在此處似未
 安此云能當如易繫辭傳之云為亦不必分口之所
 言身之所為蓋云有旋轉運動之義云能二字必當
 時有此成語蓋即營幹之意若依此注則於下文云
 能則速成更難強通

卷五

王制篇。相地而衰政注政或讀為征。案齊語正
 作相地而衰征韋昭注云視土地之美惡及所生出

以差征賦之輕重也

卷六

富國篇。數以盆鼓注謂數度以盆量之也。注以
 盆下亦當有鼓字各本皆脫。
 若撥糶注今河閒以北煮種麥賣之名曰糶。案此
 本鄭康成周禮籩人注彼種字作種此注宋本元刻
 俱作種種種二字古今互易此種麥依古義正種麥
 耳

卷七

王霸篇。是憚憚非變也注憚與坦同隨巢子曰有

嘉善謝氏

陰而遠者有憚明而功者杜伯射宣王於畝田是憚明而功者據古憚與坦通案注引隨巢子憚明以為即坦明之證則本作憚字無疑而俗間本兩憚明字俱作坦明非也今竝改正

欲調壹天下制秦楚注荀卿在齊楚秦天下疆國故首制之者也者疑是首字蓋以秦楚天下疆國故首欲制之如孟子撻秦楚朝秦楚亦每以秦楚為言佻其期日注佻與徭同緩也注當云佻與窕同案爾雅云窕肆也古書窕字皆訓寬肆不當作徭

卷八

君道篇 愿慤拘錄 案榮辱篇作鞫錄注謂鞫與拘同蓋據此文然吏材非僅取愿慤檢束而已必將取其勤勞趨事者則作劬錄義長

卷十一

疆國篇 子發將西伐蔡克蔡獲蔡侯注戰國策莊辛諫楚襄王曰蔡聖侯云云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于宣王云云史記曰蔡侯齊為楚惠王所滅莊辛云宣王與史記不同案蔡無聖侯吳師道謂當作靈侯或者古通稱歟鮑彪云昭十一年楚子誘蔡侯般殺之於申經傳不書子發蓋使子發召之楚子靈王若

宣王蔡滅八十年矣。淮南道應訓子發伐蔡踰之。宣王郊迎人閒訓。又言獲罪威王者皆失考也。今案鮑吳之說以爲楚靈王然誘之與伐其事不同。闕疑可也。

詩曰。价人維藩。大師維垣。注詩大雅版之篇。案今詩作板。爾雅釋訓作版。二字古通用也。章懷注後漢書董卓傳論李善注劉孝標辨命論引詩皆作上帝版版。

其服不挑。注挑偷也。案周語郤至。佻天。說文引作挑。天是挑與佻同。

卷十三

禮論篇。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注謂大夫有菜地者。菜俗閒本作采。宋本元刻皆作菜。案諸經正義中亦多作菜字。白虎通京師篇凡三見皆作菜。後漢馮魴傳食菜馮城是以匡謬正俗云。古之經史采菜相通。

卷十五

解蔽篇。乘杜作乘馬。注呂氏春秋曰。乘馬作一駕。案呂氏春秋勿躬篇作乘雅作駕。一本乘雅作乘。持疑持爲杜字之訛。

卷十六

正名篇 辨執惡用矣哉注言但用此道馭之不必
更用辨執也辨說謂說其所以然也以注未釋辨
說觀之則正文辨執乃辨說之訛注執字亦當作說
下文屢云辨說則此之為誤顯然蓋因上有臨之以
執語而誤涉耳

卷十八

賦篇 璇玉瑤珠不知佩也 此章在遺春申君書
後此書但載其賦而不載其書今以楚策之文具錄
於此以備考焉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鄆吳師

道曰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
鑄通藉之以百里之勢臣竊以為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

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鮑彪曰史言孫子春申君死而趙以為上卿後語

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
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

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
之春申君又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於趙孫子為書

謝曰癘人憐王韓詩外傳四作此不恭之語也雖然

吳師道曰一本此下有不可不審察也此為劫弑死古無虛諺四字

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姦，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於己也。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外傳作春秋之志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懸於其廟梁，宿夕而死。夫癘雖癰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近

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劫弑死亾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為賦曰：寶珍隋珠，不知佩兮；禕衣與絲，不知異兮。閭姝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為明，以聾為聰，以是為非，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外傳所載賦與荀書略同，嘉字依兩書皆作喜。

卷二十

哀公篇 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而不至矣。案楊注，王伯篇云：而為皆語助也。又攷齊策，管燕謂其左

必分義理與氣質而一之則已兼取孟荀二義至其
 教人以變化氣質為先實暗用荀子化性之說然則
 荀子書詎可以小疵訾之哉古書偽與為通荀子所
 云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此偽字即作為之為非詐
 偽之偽故又申其義云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
 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堯典平
 秩南訛史記作南為漢書王莽傳作南偽此偽即為
 之證也因讀公序輒為引伸其說以告將來之讀是
 書者丙午閏七月嘉定錢大昕跋

京都寺町通五條上町

大王寺屋市郎兵衛

大阪心齋橋筋北久太郎町

河内屋喜兵衛

同心齋橋筋順慶町

堺屋新兵衛

江戸日本橋通一丁目

須原屋茂兵衛

同芝神明前

岡田屋嘉七

同日本橋通二丁目

山城屋佐兵衛

同中橋廣小路町

西宮彌兵衛

書林

